

叁

不一样的甲午（上）

纂

天使奥斯卡◎作品

CUANQING

清

有一个时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黑暗的时代，最耻辱的时代，
数十年的苦难，从这里开始。

豪气干云的小人物，让历史重写，让世界震撼。
用热血换回祖国的尊严。

太白文艺出版社

纂

天使奥斯卡◎作品

CUANQING

靖

叁

不一
样的



97046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纂清.3/ 天使奥斯卡著.—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80680-691-3

I.纂… II.天…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1612 号

纂清

著者 天使奥斯卡
出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长 李丽玮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42 印张 600000 字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80-691-3
定价 49.80 元 (上下册)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参
不一样的甲午(上)
策靖

- 第四十一章 ·001·
事到临头需放胆(上)
- 第四十二章 ·009·
事到临头需放胆(下)
- 第四十三章 ·017·
清失其鹿
- 第四十四章 ·032·
遭遇伏击
- 第四十五章 ·040·
招安
- 第四十六章 ·050·
弄险的平方(上)
- 第四十七章 ·057·
弄险的平方(下)
- 第四十八章 ·069·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 第四十九章 ·076·
何必回顾
- 第五十章 ·083·
到底为什么
- 第五十一章 ·090·
在哪里
- 第五十二章 ·098·
好快的时间
- 第五十三章 ·105·
过年(上)
- 第五十四章 ·113·
过年(中)

第五十五章 ·122·
过年(下)

第五十六章 ·130·
转动

第五十七章 ·138·
始动

第五十八章 ·145·
雷动

第五十九章 ·153·
东亚大势

第六十章 ·160·
天涯

第六十一章 ·169·
不宣而战

第六十二章 ·176·
是战是和

第六十三章 ·184·
准备战斗

第六十四章 ·191·
应战

第六十五章 ·199·
大溃败(上)

第六十六章 ·208·
大溃败(下)

第六十七章 ·217·
第一次接触

第六十八章 ·228·
祭英灵

第六十九章 ·240·
激战洞仙岭

第七十章 ·252·
大朝会

第七十一章 ·260·
血战瑞兴府(上)

第七十二章 ·270·
血战瑞兴府(中)

第七十三章 ·281·
血战瑞兴府(下)

第七十四章 ·289·
密谋兵变

第七十五章 ·299·
坚守慈山

第七十六章 ·307·
慈山被突破了

第七十七章 ·314·
担心安州

事到临头需放胆(上). 第四十一章

“大帅!”

马靴声响动,正懒洋洋地靠在签押房那张西洋皮椅上的徐一凡抬起眼睛,就看见李云纵、楚万里并肩而入。李云纵脸沉如水,进门便是一个漂亮的敬礼。楚万里的敬礼则马虎了许多,眼睛只管往四处张望。

两人都是从百忙当中被抓过来的。李云纵现在是右协协统兼士官学校的副教育长,全军基层带兵士官,都从他这里过手,摆明了徐一凡以后是派定他当披坚执锐的带兵官了。禁卫军现在是徐一凡亲领,不设镇本部,传言即将开镇本部,第一任镇统制非李云纵莫属。他的坚毅狠锐,让和他共事的德国总参的前精英军官都讶异佩服,背后称他为黄皮肤的斯巴达人。德国人严格的军队管理制度、作训条例,在短暂的观察之后,李云纵立刻奉为至宝地贯彻执行,任何情面不讲,任何通融没有。唯一和那些普鲁士军官不同的是,他除了高级军官的指挥权威,任何特权都不享受,士兵什么待遇,他同样享受什么待遇。连现在禁卫军中的那些洋人教官,看着李云纵那张死人脸都有些胆怯,特别在听说了他在朝鲜平叛中的雷霆杀人手段之后。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信奉铁血救国的家伙——这是徐一凡私下的评论。

楚万里现在的地位就模糊了很多,他的左协现在基本上是张旭州在管着,他撒手百事不问。孔茨亲自开办教课的参谋学校(当然,现在的士官学校、参谋学校,官名还是叫做禁卫军士官、参谋轮训队),他也不担任什么职务,就是每天听听课,剩下的时间他就端着肩膀到处晃悠。徐一凡倒也不怎么拘管他。底下军官们

私下议论,谁也说不好徐一凡将来怎么用楚万里,左协是摆明了要给张旭州的。就算他还领左协,如果李云纵升为镇统制,让他屈居李云纵麾下,可也没这个道理。

话说回来,楚万里在手下军官、洋人教官当中,却是人缘儿最好的。他性子随和,什么也都能搅和,烟酒从来不分家。不苟言笑的老孔茨那儿他都乱开玩笑,还要老头子赶紧将他女儿叫过来,他追追看……洋人教官和中国受训军官、士官都多少有些冲突,只要他到场,几个玩笑一开,几个应急办法一出,大家便又一团和气了。虽然他懒懒散散的,可是,大家公认这小子脑子又快又灵,能协调各方面关系。禁卫军固然少不得李云纵之硬,非硬不能成一铁军;也少不得楚万里之软,新成的部队,没有楚万里居间协调,南洋、北洋、洋人、本土,五湖四海地凑在一块儿,内耗都要耗散了。禁卫军之双璧,的确至名归。

进了签押房,楚万里目光一扫,就看见徐一凡似笑非笑地坐在中间,唐绍仪和詹天佑一左一右坐在马扎上。詹天佑懵懵懂懂,唐绍仪眉头深锁。旁边还有一个家伙,矮矮胖胖的,几乎都藏在了角落里,正是那个走投无路、万般无奈才投入徐一凡麾下的袁世凯。汉城事变,作为荣禄幕僚,他也受了处分,革了知府的前程,现在算是白身效力。谁也不知道徐一凡怎么招揽这么个玩意儿在幕中。整天也不见他露面,也不知道徐一凡看中了他的哪一点儿。

往日,签押房门口总有穿着新式军服的戈什哈们守卫着听候传唤,这次却只有徐一凡的管家章渝守在门口。戈什哈们远远地都到了二门外,弄得守在二门外的溥仰都是一脸郁闷。这里,除了不尴不尬的袁世凯外,其他的人都是追随徐一凡起家的嫡系。楚万里心里有数儿,看来近日传着的那些风声,真变成现实了。他瞧瞧李云纵,李云纵板着脸,那不叫不动声色,干脆就是没表情。

“大人,传咱们来,是不是看着大伙儿最近辛苦,准备犒赏咱们?”这个时候,楚万里也吃不准自个儿该拿什么态度出来,干脆嬉皮笑脸。

他们瞧着徐一凡,徐一凡也瞧着他们,也观察好久了——

唐绍仪忧心忡忡,那是他除了掌管团体财政开支,还负责对外联络,最知道情况的险恶。他仕途之心也是这群手下中最热切的。跟着自己以来,他升官的速度前所未有,自己又授以重权,也自然让他生出知遇之感。这个团体倒霉,眼看一帆风顺的事业前途就泡了汤,自己手下,最为担忧,甚至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的就是他,反而是自己要多给他一点信心。

詹天佑……这的确是搞建设的一把好手。但要说对这个团体最没归属感,对他徐一凡最不忠诚的,大概就是这老哥了吧!这老哥的忠诚是针对近代工业化这个事业的,能帮助他实现梦想的,不管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的态度都会是一个样儿。对这老哥,就只能告诉他,只要他徐一凡倒台,近几十年内,他就不要再做这个实现抱负的梦了。只有徐一凡才能从现在到将来,包容支持他这个梦想。

李云纵,是把好刀,好到难以想象的刀。也不知道满身杀气想在尸山血海中完成救国自强的他,怎么能在囊中默默无闻那么久?也许是国内的暮气实在太过重,绝世神兵也要给掩盖得没有光辉了吧!但是握刀的手要足够有力,这把刀才不会划伤自己。若握刀的手开始颤抖,面临危机的时候,这把刀又会做何呢?在李云纵眼中,容不得使用他的人有半点软弱、动摇。

至于楚万里,很简单,只要比他强,做出他不能也没想过做出的事业就可以了。他很乐意追随着你体验历险的过程,似乎也很乐意冒险。你等于是在替他完成一个不可能的梦想一般,艰难困苦、巨大压力是你当了,其中乐趣是他享受了。徐一凡很怀疑这小子就是这个心思,一旦你是承受不了压力的庸才,楚万里绝对会拍拍屁股转身开步走。然后,李云纵说不准就取而代之继承起未完成的事业。

至于袁世凯……能成为徐一凡记忆当中真正篡了清的这位老哥,现在还没表现出特异之处,这些日子也颇有些死样活气儿的。徐一凡下意识地相信他老哥对朝廷应该有两把散手,才把他召来参与这个嫡系议事。他内心到底是在看笑话儿,还是什么,那就没法揣测啦!

不管手下怎么想,第一时间承受压力的是他,是要他做出决定,应对即将来临的险恶。他的权力之路还没有到达根深蒂固、死而不僵的拐点。只有成功,一直成功下去,退后一步就是万丈深渊。他才勉强踏进了高层博弈的棋局,却很不幸地一下就卷进了风暴之中。这甲午之前的一年时光,他最脆弱,想逃避这风口浪尖的命运,但是老天却偏偏不给他这个工夫。按照常理来说,拥有绝对权威的慈禧已经对他忌惮,加上帝党帮的倒忙,她绝对要对他动手了。身边还有庞然大物北洋的逼宫,怎么看都是危若累卵。按照正常权力斗争的路数,死得怕是不能再死了。现在他唯一的优势,也许就是从谭嗣同的言语之中,已经判断出自己陷入的危局,并且立即作出了最坏的打算,争取到了一点可怜的时间罢了。

自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资源,过眼前这一关吗?

手下的目光都集中了过来,尤其以唐绍仪的目光最为沉重。徐一凡心乱如麻,却还是强迫自己维持着那个懒洋洋的姿势,若无其事地开了口:“叫大家来也没什么,最近呢,大家可能也都听到了风声,现在看看也差不多了,就是这么一个事……”

“为大帅贺!”

“贺大帅!”

“朝鲜本应在大帅镇抚之下,中堂为我北洋请命,老佛爷圣明,才有此煌煌懿旨,也是大帅功绩所致!”

在朝鲜汉城原大院君的宅邸大堂,叶志超正满脸堆笑地抱拳团团作揖,迎接满屋子军官们各种各样的目光。他不过是提督衔,没加钦差头衔,照理应称军门,

还当不起大帅这个称呼。但是自从天津的电报一过来,他老人家将电报一传阅,人人起哄,都管他叫起大帅来了。

这个宅子在短短几个月来已经三换主人,现在聚集其中的军官,就是北洋水、陆两师的精华,两三个提督,七八个总兵,更多的副将,将里面挤得满满的。武人嗓门大,震得屋梁直抖,人人都是兴高采烈。

叶志超坐在中间,摸着胡子眯着眼笑。他中午刚抽了一两多烟膏,现在精神气足着呢,脑子也转得飞快,只是打量这些军官们的表情。

今天到的电报很简单:“朝廷已明发谕旨,徐一凡当赴日道歉。莲房将携旨亲赴平壤促徐大人启程。望汉城诸军拣选精锐,准备赴平壤接防。朝鲜防务吃重,我北洋当负屏障藩属之重任。禁卫军去留,当待后命。朝鲜军事,曙青兄任之,勿负重托,李某顿首津门。”

熬了二十年苦日子,北洋终于翻身了!李老中堂被朝廷敲打提防了这么多年,到了紧要关头还不是得借重他。一番角逐,徐一凡终于被赶走,禁卫军给他们北洋腾出地方!

到朝鲜已经一个多月了,大家千辛万苦地赶过来,都没准备打仗,都等着生发呢,国内实在苦得够了。他们给藩属之国撑腰,不管你是什么开化党、旧党,犒赏拿出来是正经。结果朝鲜人还哭穷,说汉城国库都被徐一凡搬空了!大家白辛苦来的?

说到去平壤给徐一凡找不自在,大家都互相推脱,你望我、我望你。那二百五是有些不好惹,洋人面前都敢开炮。大家带的营头硬碰硬本事如何,互相都了解。再说还有个官场体制呢,他们是武弁,徐一凡是节臣。可是这口气实在难咽,凭什么朝鲜的好处都被你小子一个人吞光了?朝鲜历来是北洋的地盘,凭什么被你占了一半?

大家都指望着中堂给他们撑腰,打仗咱们可能含糊点儿,朝廷政争,你小子不是个儿!逼徐一凡离朝的传闻沸沸扬扬地传了那么久,现在终于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了,中堂毕竟是中堂!

底下还是乱哄哄的。

“老佛爷圣明,中堂爷也圣明,知道咱们北洋不容易。”

“杨道传旨意,立即出发,五天内怎么也能到汉城,到平壤再算十天吧,徐一凡立马就得挪地方!这些年都是电报传旨意,这次特地派杨道传旨意,朝廷是什么意思还不明白?就是让你快走!咱们也赶紧拣选营头,准备去平壤接防,可别容那小子转移东西!”

“这次挑哪些营头去?大帅的盛军不用说是主力了,但是平壤位置那么重要,连接东北龙兴之地,怕是还要十来个营头吧?这差使的赏派……”

叶志超挨个儿观察着军官们的表情。自己嫡系盛军不用说,一个个喜形于

色。其他的奉军、毅军、甘军的神色就复杂多了，有期盼，有羡慕，有讨好，还有隐隐的忌妒。水师提督丁汝昌也到府议事，就坐在他旁边。水师现在往来朝鲜和旅顺、天津、威海之间，丁汝昌也知道这些好事儿没他们水师插手的余地，倒是一脸无所谓地坐在那里。

叶志超在肚子里一笑，搁在以前，平壤接防，全是他们盛军的事儿，谁也别抢。现在他却有了一些别样的心思，徐一凡坐镇半个朝鲜，都有钦差的头衔了。他拿回整个朝鲜镇抚大权，大清官场最讲究的是成例，再加上还有禁卫军要善后，不给他加加头衔，怎么能办下差使？承平年月，武弁到了提督就算顶天了，再进一步，那是千难万难。现在这大好的机会，

他叶志超也想挂挂钦差的衔，等到朝鲜事了，放一个督抚什么的，不比苦哈哈地带大头兵强？

他算是默会了中堂的意思，徐一凡已经算是被赶走了。他要和宣旨的杨士骧配合好，在最短时间内震慑住北朝鲜的禁卫军，控制整个朝鲜，解决那大家都看不顺眼的怪胎。这是大节，办好了，加升督抚那是寻常的事儿，说不定中堂还能考虑让他接手北洋呢。这个时候，吃相太难看就不必了，反而要显出能驭下的气度。

等着底下人吵吵差不多了，他才缓缓起身。看着他起来，麾下军官哗啦一声都站了起来，马刺碰得咯吱作响。叶志超一笑，抬手示意大家坐下，迎着大家各色各样的目光，他才淡淡开口。

“这次的事儿呢，中堂的苦心，咱们不能白费了，要把差使漂漂亮亮地办下来！汉城这里不能轻动，根本咱们要守着。莲房大人一到，奉军、毅军、甘军抽二十个营头出来，咱们盛军替你们守家！水师也要动，抽调兵船沿海巡曳，水师水雷营也要去平壤，成水陆夹击威慑之势！”

他话还没说完，底下就是一片哗然。其他营头不敢相信叶志超居然这么大方，自己盛军嫡系就像听错了话一样，呆在那里张大嘴巴出不了声。叶志超这是将好处全部拱手让人了啊，连最不在意的丁汝昌都瞪大了眼睛。

叶志超任他们扰攘了一会儿，才淡笑着继续开口，语调里却多了几分阴冷：“去平壤的好处，大家都明白。多少年的老朋友了，我叶曙青从来不屈服大伙儿。这次这么安排，也就是为的要将差使好好办下来。禁卫军，必须完！叶某人将好处全部拱手让人，就是为了差使万一办砸，好下得了手砍人脑袋。话就如此，大家好自为之！”

这几句阴狠的话从他牙缝当中斩钉截铁地挤出来，各军军官不由自主地笔直起立，垂首抱拳：“谨遵大帅吩咐！”

看到众人凛遵的模样，叶志超却是一笑：“营头调派便是如此，具体方略，我们还是等莲房大人赶来再做布置。今儿大家一个都别走，摆宴，为我中堂贺，为我北洋贺，为我大清贺！”

满屋军官,轰然应诺。丁汝昌呆坐着,喃喃自语:“没想到叶曙青还有这样的格局……”

在他身后,脸色阴沉的军官正是邓世昌,丁汝昌怕他乱说乱动,什么时候都将他带在身边。叶志超今天的做派,邓世昌一直咬着牙看在眼里,听到丁汝昌的低语,他只是拧着眉毛,下了断语。

“内斗内讧!”

徐一凡的签押房内一片安静,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徐一凡都看在眼里,这个时候了,他心思再乱,也放平静了下来。走上这条道路,早就不容他后悔了。

对大清的外敌,这个团队在他身边已经显示出了足够的向心力。当打击来自内部呢?这些人还能无怨无悔地拱卫着他么?也许这就是一次考验吧,度过了这最脆弱的时候,自己也许就犹如鱼跃龙门。

虽然怎么应对,自己还没想出办法。

底下突然响起詹天佑喃喃的声音:“朝廷……朝廷不见得如此吧……咱们在朝鲜立了多大的功劳,又让了汉城到平壤来,朝廷不会让大人离开平壤吧?空口无凭的事儿,咱们不要信,这不是朝廷谕旨还没到,单凭谭嗣同的一番话,大人就做了这个判断,是不是孟浪了一点儿?”

唐绍仪、楚万里、李云纵他们都微微摇头,觉得詹天佑实在太书呆子。徐一凡微微一笑,正准备开口解释。角落里突然响起一个冷厉、微带河南方言的声音:“这政争的事儿,就只有朝最坏的地方打算!李中堂为什么要在对日合约中载上要徐大人赴日道歉?明目张胆地对付另外一个拥兵钦差,不是默会了上边儿的意思,怎么可能做出这国朝二百年未有的事情?道光年间我们没有派使者赴英道歉;咸丰年间我们没有派使者去英吉利、法兰西道歉;越南战事,我们同样没有派使者道歉!朝廷忌惮徐大人已经是明摆着的事情了,帝党那些腐儒搅和进来,只有促使上边儿早下决断。这谕旨,说不定已经发出,三两天我们就能看到。十余日内,就有使者坐催大人离开平壤,接着就是继之以淮军大队,我们是违旨好,还是不违旨好?”

詹天佑呆在现场,缓缓将目光转向徐一凡。徐一凡心里苦笑,也只有朝他慢慢点头。刚才发话的,正是袁世凯,只见他眉毛挑着,坐得笔直,一脸挑衅地看着詹天佑。

好半晌,才听见詹天佑艰难地开口:“……可惜那些学生啊……那点建设丢了也不可惜,可是那些学生……都是那么好学,才打了一点底子。朝廷能接手办下来吗?这些都是将来工业化建设的人才啊!我本来都做了长远的打算,先学技术,再学管理,还要让他们有实践的时间……大人不在,这些学生又有谁来管?”

唐绍仪在一边耸耸肩膀:“没人管。”

李云纵沉沉开口：“禁卫军呢？也要给解决吗？这才开始轮训的军官、士兵；这些才有了威风杀气的军人；这支已经一声号令，不敢回顾的军队……编制、战术、士气、装备，才开始一步步地踏实培育学习。将来就是国家武力的种子！难道这也就完了？”

他的语调不像詹天佑那么沉痛，阴郁之处，却有一种莫名的张力，仿佛金铁相交，震得人汗毛倒竖。说到后来，他的每个字似乎都像从牙缝中挤出来的，就像有某种东西随时要爆发出来一般。

唐绍仪猛地起身：“我再赴京师！给他们送钱，走李莲英的门子，让这事儿缓一缓！”

袁世凯脸沉得仿佛要滴出水来，不屑地哼了一声：“注定要完，这钱就是李莲英也不敢沾手！帝党搅和进来了，谁还敢沾包儿？”

唐绍仪颓然坐下。楚万里似笑不笑地开口：“那干脆咱们就望而输诚，干脆并入北洋系统得了，成了北洋的人，老李也该照顾一二吧？”

袁世凯还是冷笑：“李鸿章就这么能容人？他们已经视禁卫军为囊中之物，还能容你在北洋之内自成体系？他们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冒天下之大不韪扩充势力。一句话，要禁卫军亡之而后快！”

被袁世凯这个降人顶撞，楚万里不过耸耸肩膀，满不在乎。

詹天佑又喃喃地道：“咱们好容易做出这么多成绩，北洋也好，朝廷也好，都搞了这么多年洋务，没一处像咱们这般蒸蒸日上、格局开阔的。就算大人……大人不在了，李中堂也是识货的人，应该会……”

当啷一声，李云纵冷着脸拔出了腰间西洋式军用佩剑：“大人在团体存，大人去则团体亡。我们如何才能展胸中抱负，詹大人该不会不明白吧！”

楚万里一把拉住李云纵。徐一凡也猛拍桌子大吼道：“云纵，疯了你了？滚回去坐好！”

唐绍仪一边护住詹天佑，一边也在解劝：“达仁，我们早就和大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了。咱们在官场也有几年经历，还看不透吗？你我都从美国留学回来，天下都视我等为异类，满心思地改变这死气沉沉局面的抱负，只好闷在胸中。这年余以来，是尽展所学、最为畅快的时候，大人识拔之，任用之，信重之，以国土待我等，如何此时就不能以国土报之？”

詹天佑长叹一声，只是抱住了头。

徐一凡只是冷眼看着这一切。这群手下，可以放心，他给了他们每个人足够的空间施展抱负，也给了他们足够的信任，这个时候，自然可以得到回报。前程、重用加上大家对事业的追求融合在一块儿，早就牢不可破了，越逢压力，反而越紧密。

可是，究竟该怎样应对这个压力呢？怎么做都有忌惮，怎么想办法都觉得无

法辗转腾挪……

袁世凯一直冷冷地看着徐一凡的表情。过了好久,看到徐一凡的目光无意地转了过来,他才起身淡淡发问:“大人,您要的究竟是什么?”

不等徐一凡回答,他就自言自语道:“我只相信,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所以我才拼命挣扎。先北洋后荣禄,再投入您的麾下,成了人人骂的反复小人……您再垮台,我就真的无处可去了。”

“权位不牢牢操在手中,说什么都是白费。当初曾文正公功绩盖世,权倾半壁。他自裁湘军之后,朝廷要文正公东则东,西则西,围剿捻军不利都会下旨申饬。要是湘军在手,朝廷敢吗?李中堂淮军始终攥在手中,所以地位数十年经风雨而不倒。大人苦心经营了禁卫军出来,难道就这么放手?”

“事到临头需放胆!不管用什么激烈手段,只要禁卫军还在手中,朝廷最后只有来安抚大人,平衡朝局,又互相牵制……不过如此!”

事到临头需放胆!徐一凡脑海当中乱成一团的东西仿佛被一道闪电解开一般。他还真以为自己是忠臣了?他从开始就憋着逆而夺取的心思。也只有袁世凯这个未来的奸雄才真正明白他的心思吧!

种种办法顿时纷至沓来,不可断绝,他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房内众人也都站了起来,恭谨地朝他行了一礼,连楚万里都做得一丝不苟:“属下全听大人的吩咐!”

徐一凡板着脸半晌,突然扑哧一笑:“怎么,知道权位的好处了?都舍不得放手?我也舍不得啊……好,咱们就和李鸿章他们耗上了,这个……万里、慰亭和我去趟东北,云纵、少川、达仁,你们守家。我就要争这十来天的时间,让北洋进不了平壤半步!”

“大人,大人,到底要收拾什么东西?标下抽调多少戈什哈跟随大人?咱们是走陆路还是走水路?”

事到临头需放胆(下). 第四十二章

光绪十八年十月初四,徐一凡召集手下议事之后,立即从中军传出将令,立即收拾行装,准备远行归国。

溥仰倒也早就料到徐一凡可能会有动作。溥仰是什么人?当年在北京宗室也算出名的混混儿。旗人没别的本事,闻上面的味道、打听朝政算是一绝。最近禁卫军风头这么劲,做了这么多胆大包天的事儿,溥仰用屁股想也知道朝廷对禁卫军是什么态度。朝廷对所谓强藩,国朝二百年来就是提防敲打。禁卫军这种超然的地位,想想就是不可能持久的。朝廷没动作才奇怪呢。而他那个上司,不想办法应对也才怪了呢。

溥仰自己都没发觉,自己这个天不怕、地不怕,铜头铁脑、混不吝的家伙,对徐一凡,还有他一手打造的团体,所具备的归属感和信仰都变成自然而然的了。徐一凡的手腕、办法仿佛天生,加上他自己也就是一个无依无靠,只有一个寄食恭王府的姐姐的破落宗室。第一次有一个团体可以依靠,有一帮弟兄一块儿在训练场流汗,一块儿在朝鲜南北拼命,一块儿吃狗肉、喝米酒、骂脏话的时候,溥仰早就视自己为团体的一分子了。团体的带头人徐一凡一声令下,刀山火海,溥仰说不定都会冲过去。

北洋对付禁卫军的事情一出来,溥仰就使劲儿替徐一凡着急,平日警卫、伺候得更加精心,还小心翼翼地劝徐一凡多回内宅消散消散。徐一凡基本还是那个不动声色的态度。下了值溥仰都替徐一凡长吁短叹的,咱们这位大帅,不是坐以待毙的人啊,这次怎么总是瞻前顾后的。

他替徐一凡设法,这个时候,按照他的理解,就是赶紧回北京走门子。钱大爷开路,总能找到法子。他还暗暗想着,大人要是私囊不凑手,他在京城一些钱庄还有点小面子,七拉八扯总能攀点交情,拉利债也没问题啊,只要这个团体能保存下来。没了这个团体,他还能到哪里去,还能在哪儿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人瞧不起的废物。

今儿平地一声雷,拨开云雾见青天,大人终于发话,收拾行囊,最快时间归国。溥仰想板着一张脸,保持他作为侍卫队长的冷静专业——德国洋鬼子的话,军官必须专业。可是他再怎么也憋不住内心的欢喜,一张脸笑得跟烂柿子似的,忙不迭地跟在徐一凡身边。在他看来,只要大人出马,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徐一凡此时还是心事重重,脑海中各种念头混成一团,但是面子上还是得拿住,仍然一副淡淡不以为然的大员表情。话才吩咐下去,他就朝着自己内宅走,却听见溥仰仿佛问了两句什么。他“嗯”了一声,转过脸来,就看见溥仰恭谨热诚地看着自己,脸上是藏也藏不住的笑意,还有像是从心底蹦出来的兴奋。

这小子他高兴个什么劲儿?徐一凡微微有点不爽,冷哼一声:“不是叫你去预备行装吗?还跟着我干吗?什么时候,我的命令要下两遍了?”

溥仰恭谨地打了个千,声音很大地回话:“回大人的话,属下是请示大人,咱们是走陆路还是走水路?水路要搭北洋的船,那帮王八蛋,坐他们的船,标下有应付北洋的办法。咱们戈什哈都出动,哪个北洋王八蛋敢说一句淡话,标下就扔他们下海。要是走陆路……大人,属下冒昧该死,从陆路回去,时间太长,赶回北京来不及。”

“回北京干什么?”徐一凡下意识地就反问了一句。溥仰一怔,脑门子的汗都冒出来了:“大人,不回北京,咱们怎么走门子对付北洋那些王八蛋?李鸿章那老小子,咱们京城爷们儿看他都不地道。大人要通门路,标下豁出这贝子不要,撒泼打滚也拉动几个王爷帮大人说话……大人,这是咱们禁卫军的一道坎儿,就指望大人带着咱们跨过去!”

徐一凡一下沉静了下来,嘴角还浮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静静地看着溥仰。

原来那个在京城瘦巴巴儿,一身混混气儿,穿着破衣服,系着黄带子的痞子青年,年余磨练下来,已经变得肩宽背厚,武装带将腰勒得紧紧的,一身精悍的气息。他原来的小白脸儿已经晒得紫黑,到处都是蜕皮,身上军服整洁但是已经洗得泛白,还有几处修补的痕迹,毕竟是男人手艺,针脚乱七八糟的。最重要的是,他身上已经有了一种属于军人独有的气息。徐一凡毫不怀疑,只要他一声命令,溥仰绝对义无反顾。

可是,他偏偏是旗人……

溥仰被徐一凡看得有点发毛,但是刚才在徐一凡面前说了这么多话,已经属

于逾越了下属体制。也只有笔直地站在那里，浑身僵硬地等着徐一凡发话。

“挑三十名马术好的戈什哈，准备跟着我走。准备六十匹健马，不要车子，准备干粮和肉干，还有豆饼马料，咱们从陆路走。”

溥仰怔了一下，不过没有半点疑问，既然得到命令，就要执行。他啪地一个立正行礼：“得令！标下这就去准备，大人随时都能出发。标下准定在一个钟头之内，将一切备好。”

他转身就要走，徐一凡却一把拉住了他，笑咪咪地道：“溥仰，这次你不跟着我去，你留守。”

“大人！”溥仰眼睛一下睁得溜圆，眉毛都快飞到帽檐里面了，“大人，标下是您戈什哈队长，就是刀山火海，标下也要跟着大人闯。我溥仰不是京城那个混混儿了，到汉城那次，五天几百里地，标下叫过一声苦没有？大人，您为什么不带标下？”

徐一凡笑得很平静，但是语气却不容置疑：“溥仰，我走了，北洋很可能步步进逼，我整个钦差大臣的行辕，就要留着 you 坐镇，还要作出我留在行辕的举动，毕竟你是我最贴身的戈什哈队长。这个稳定全军之心的重任，我就交在你的肩膀上了，你要是没这个担待，尽管说出来，我不强求。”

溥仰一下噎在那儿，扼着自己的武装带说不出话来，脸涨得通红，只是冒汗。徐一凡拍拍他的肩膀，笑道：“先去通知内宅，我马上回去。我对你有厚望，你也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溥仰板着脸行礼，僵硬地转身想走。徐一凡笑吟吟地又拍拍他的肩膀：“你是旗人虎子，也算是历练出来了，将来是要下部队的，将来左协是陈金平，右协张旭州，你想去哪个？”

“全凭大人吩咐！”

这个时候，钦差练兵大臣的内宅，随着溥仰的传话，也是一阵鸡飞狗跳。原因无他，老爷要回来了。从汉城暴乱，徐一凡赶赴汉城平乱开始，不知道有多少日子，徐一凡都没回过内宅了。陈洛施和杜鹃天天盼星星、盼月亮一般地等着他回来，几个贴身的丫鬟每天都在二门口等着，结果没一次能带回好消息来。闯军营去找他，两个小女孩又没这个胆子。李璇这么大牌都被打了出来，她们可没李璇那么肆无忌惮。

两个女孩都不过十六七岁，以前一个走镖，一个是马贼女儿，都是野惯了的，现在被拘在宅子里看四方天儿，真是闷得受不了。两人有时聊天，都是眼泪汪汪的。

她们不大识字儿，不像同样住在内宅，身份不尴不尬的李璇李大小姐，可以看书画、西洋画，摆弄各种新鲜玩意儿，实在无聊了，还可以带着下人，到大同江边抛头露脸地野餐、骑马、划船玩儿！她们可是自认是嫁了人、盘了头、开了脸的命官

夫人,可不能随便给人瞧着指指点点的。既然不能出门,日子就是加倍的无聊。杜鹃比起陈洛施还多了一重心事,她爹那儿还没有消息呢!比起陈洛施来,杜鹃还多哭了几鼻子。

才从汉城回来,徐一凡虽然忙着练兵,忙着接待洋人,办各种学校,但是偶尔还朝内宅捎几句话,报个平安,说老爷胃口不错什么的。最近一些日子,连这些报信的戈什哈们都不来了。

今儿却出了奇,还是大白天的,溥仰队长就急吼吼地跑到内宅门口传话,老爷马上回府,然后黑着一张脸就走了。一个消息传来,内宅顿时乱做一团。杜鹃、陈洛施赶紧换衣服、盘头发,指挥丫鬟、婆子们将各处打扫干净。两个女孩子虽然关系好,但是毕竟是两房,两房里的下人也在憋着斗气儿。老爷难得回来一次,倒要看看,今儿老爷是宿在哪位夫人的房里。

杜鹃和陈洛施早就将小脸洗得白白的,身上搽得香香的,对坐在厅内,等着徐一凡回来。两人偶尔对望一眼,都是小脸儿一红。说实在的,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对性这方面实在没什么需求,一般都是被动承受。可是如果老爷今晚宿在自己房里,这么多天的知心话儿就可以向徐一凡撒撒娇了。特别是杜鹃,还准备为她老爹再哭一鼻子呢,哪怕陪徐一凡做再羞人的事儿和姿势,也要提醒徐一凡千万别把她在东北的那个爹爹给忘记了。

两人平时是无话不谈,现在却各自都在犯嘀咕。陈洛施看看杜鹃,再看看她的胸,有点自卑,心里自语:“可我腰比她细啊。老爷说了,我这么高,这么细的腰,从后面看,是再好看也没有了……”

杜鹃也看看陈洛施的腰,悄悄转头:“那么高,有什么好看?又这么细,不怕折了?老爷还说我是完美的什么S型呢,老爷一晚上能怎么折腾我,你想也想不到!”

两个小丫头正胡思乱想,就听见外面一叠声儿、喜气洋洋地通报:“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脚步声错落,一群下人捧凤凰一样将徐一凡迎接了进来。

两个女孩子眼眶都是一热,都觉着委屈,下意识地站起来迎上去。徐一凡这些日子看起来是消瘦了,也老了一点,原来在她们面前随和、带着笑意的温柔眼神也淡了许多,真真称得上是精光四射。

两人准备做一个完美的万福蹲身礼,以最嗲的口气迎接他。徐一凡却皱了皱眉头,回头就骂:“这么多人跟着,看什么热闹,都散。靠近厅堂三十步之内,逐出。以后非得军令治家不可。”

丫鬟、老婆子们顿时一哄而散,都知道徐一凡今儿回来得不善。徐一凡转头又看着杜鹃和陈洛施,声音不大地开口:“搽的什么味道?什么体香都给遮盖没了,我是闻香水儿,还是闻你们?脸上的妆也化得乱七八糟,在朝鲜是苦练兵,又不是享福。”